

第十回 故劍現巔芒備知劫奪 輪棋尋救著純用推敲

詞曰：

有意盼春春不到，佔魁卻被梅先。無端錯認把書傳，憑空難起妒，結伴轉生憐。心事一腔吞未吐，姑為賭謎猜拳。利錐逼緊刺中堅，何從安慧眼，跟腳被窺全。

右調《臨江子》

話說綠筠月下得生封函，將帕詩及小草已經細閱。內有一重密封，隨將手輕輕拆開來，疊疊是些詩文。綠筠看去，不是哀輓之詞，即是相思之句。因忖道：“此等篇章，與雲娥何幹也，封來求他賞鑒也？”尋思半晌，方知是雲娥小姐曾經遇難，與他相識。不知周公子何與他如此綢繆，為他傷感。此字呈來，恐是欲明心跡。這等看來，周公子與雲娥小姐情好又是有素，不是此地始相逢知矣。但雲娥小姐遠處嘉興鄉塢，周公子父母在堂，不曾遠涉，何從締好聯交？真不可解。雲娥小姐既是與周公子相識，奚待今日消息始通？定是我家嚴禁出入，即有封函欲達，愛月不得傳來，故逗他作此番伎倆耳。因又怪道：“昨日賞花，愛月力勸移觴閣下，雲娥小姐以多人不便，終日不放愁眉。欲知顛末，必須看他書裏所言，方能明白。”綠筠小姐乃又把書細看，祇見上面寫雲“忝在知心，同鄉黃玠頓首百拜，致書於雲卿小姐妝次”，綠筠既看了，吃然一驚，又想到：“這黃生豈不是黃西山年伯的公子？我家母親大人祇因此生杳無蹤跡，故此耽誤婚盟，至今未字，身同不繫之舟。不想此生為甚到此，從未聞我家出入之輩談及此人。但看書上所寫同鄉二字，卻非此生而誰？”於是又把書逐一細看，祇見上面寫云：

昔者芸窗讀史，矢志鵬程，獨寐中從不落深閨脂粉想。不謂絲桐寄興，回首玉樓，於蕉碧桐陰之際，見魚沉雁落之姿。並惠垂青，欣疑交集。雙燕之詩，紅羅之墜，毋亦恍惚有思。臨風錯落，非是則人無司馬之才，安致一盼秋波，鍾情爾爾耶？後欲再晤芳容，流水桃花，渺然天上。一紙書藏，蕭娘腸斷。縱西風緊，北雁高，鏖戰迫人，此時不復顧文章性命矣。猶賴肺腑友人，殷勤解疾，勉強就闌，已不堪於翰墨。況倍念佳人，何怪名落孫山、途窮阮籍？然終不以是介意也。幸也同心見諒，慰藉殊深。正欲修書以致候，又迫知己有省行之招。當日誠萬難獲已，以為雖暫相離，而歸程不遠。詎意影斷仙跡，天涯閑絕？早知若此，即癡死蕉林，不以一日綴卿而去也。爾時聞事奔旋，啼魂弔影，扼腕捶心，血灑三升，詩成萬字。所以存一線如絲者，欲訪真知，然後死不憾耳。是以一葉輕舟，漂流江上。淺洲依泊，隔艇聞聲。嫌疑之際，不敢動言。祇打坐舟頭，自思自喜。不謂縹渺神仙，猶在風塵流落。乃竊聽舟人，潛詢去往，知欲寄跡金陵吳翰府中也。時即尾棹相隨，奔馳京邸，尋思屢屢，無路可通。因易措大舊裝，充為鄰周小介。自秋迨春，憑樓悵望，祇見掩重關，客孤千里，憐我者唯有鏡中瘦影。知自相思，冷落到而今。幸際煙景催花，紅梅有意，不惜一枝，為我訴春愁萬種。使愛月梯高扳折，睇遠施情，乃知書生若也奴隸。曾思奴隸而實為阿誰也？愛書昔所見者窗稿，近所制者詞詩，並前所貽者羅墜。卿試思之，是耶，非耶？可謂非當年意中事乎！唯祈花陰月夕，阼跡潛蹤，賜晤嬌顏，得伸片語。即漂泊江山，煙沉賤辱，雖死之日，猶生之年。如或棄愛略情，分萍斷梗，以貽贈為偶爾，謂要盟之可忘，則必骨化魂消，形青血碧，天實為之，謂之何哉！存歿之情，言有盡而意還生，筆欲備而詞不綴。

臨書嗚咽，和淚封緘。無曰此草草蕪言，甘心棄置也。玠再拜。

卻說綠筠看畢道：“世間有此奇事奇人，天下有此風流奇士，何得怪我雲娥姐姐一人，不自怪疾情乃爾也！但我為他守貞待字，彼在隔鄰周家如許行徑，全然不知。細玩書中之意，殊不以我為懷。但雲姐襟懷闊達，黃郎才志過人，他倘得聚首一堂，此身諒不落莫矣。如今莫若遂將此事慢慢提起。明日先將別事探彼實心，然後說明心事，諒雲姐自有兩全之法也。”主意已定，夜將半矣。欲睡不能，祇得拈紙舒毫，詠詩一首，以應雲娥之約。詩成，吹燈睡去。

到次早起來，梳洗已畢，便向涌碧軒緩步行來。忽見雲娥與愛月在那簾前看雙燕翻躡，隨風上下，綠筠乃潛往二人背後行來。雲娥與愛月不知。雲娥因指飛燕向愛月道：“祇為飛燕一詩，不識孽債何時可了，徒令人對景興懷，傷春寄恨。人間世事，如許變遷，實非所料。”愛月未答。綠筠立在後背，便撫雲娥背道：“同心有夢，比翼可期，何恨之有？”雲娥聽了，吃了一驚，無言以對。良久，乃應綠筠道：“愚姐失迎有罪。”綠筠笑道：“小妹不應唐突，亦為有罪。”愛月在旁便道：“論雲姐，該罰失迎上司之罪，論筠姐，該議潛入重闈之罪，一也。”綠筠笑道：“與私遞軍機之罪，又當有別。”雲娥聽了，祇得勉強笑道：“昨夜分韻佳章，可曾賜教與否？”綠筠不便絮叨，因向袖中取出一箋來，因道：“昨宵原亦無暇敲詩，祇恐爽約，乃潦草成篇，不成分韻。”雲娥接來一看，祇見上面寫云：

冷落春光寂如水，紅妝深鎖綠楊裏。

十載紛華轉瞬間，朱簾歌舞聲猶邐。

開我今朝涌碧軒，惟見紅花雜香芷。

花開花落自年年，花中生長十四紀。

朱英片片雨敲殘，傷心女子淚如此。

細腰無力倚畫欄，軟弱東風扶不起。

為憶移芳上苑中，玉蕊瓊枝稱兩美。

夢寐天涯總不知，眉尖幽韻效顰始。

春也何時拂神歸，收拾愁來寄行李。

回首媚殺看花人，獨盼倚風思爾爾。

暗拭淚痕心恨誰，畏聽嬌鶯聲入耳。

林營雖巧學新聲，雙燕雙飛更可喜。

幾時飛傍舊樓前，還置舊巢忘睇視。

漫斟竹葉怨無容，醉眼桃花居名士。

良辰佳話動千秋，妹妹何能讓阿姊！

雲娥把詩看畢，反復細玩，知他詩裏機鋒，言中有刺，句裏用譏，恐有圭角被摸著，祇得對綠筠道：“妹妹昨宵佳作，依姐姐看來，比往時更進矣。”綠筠道：“近以親炙香奩，自當仿佛，姐姐過褒，休要取笑。姐姐佳篇已就，即取來賜教何如？”雲娥道：“昨宵不覺睡去，今日愚姐豈容無詩相酬？但吾妹佳作曲高和寡，今以塞責，祇得步韻呈政。”雲娥乃執筆沉吟，遂直書下去，良久乃完。綠筠接來一看，見上寫道：

斷橋家隔西江水，消瘦春光明鏡裏。
天浮鬥草競紅妝，陌上歌聲無遠邇。
歌中字裏學新鶯，彩衣不惜薰蘭芷。
飛來飛去作嬌姿，雲鬢初整二八紀。
何處遊子不可憐？千古麗華少有此。
誰憐作客易傷心？水簾沉眠早慵起。
滿徑胭脂兩自殘，半春花鳥人自美。
芙蓉損盡舊時顏，閑愁萬種以今始。
啼盡黃鸝妒殺人，門掩重關深桃李。
憶昔客樓細雨天，詩事消長春日爾。
琴中韻譜黃花吟，一彈再彈聲在耳。
故園春色度江南，吟花句落翻悲喜。
彈醉簾前琥珀杯，簾卷重頭凝睇視。
詩情妍媚屬佳人，才色閩中深學士。
日日邀人筆墨忙，那知流落傷春姊。

綠筠看畢，因歎道：“阿姊和韻，已駕前魚，非有大福分兒郎，安能消受！”說畢，回頭見一朵黃長春，乃指與雲娥道：“此來卻為何來，偏開向姐姐起來？”愛月在旁應道：“昨晚又到園中，隨手折來。”雲娥道：“雖是黃花，亦覺可愛。”綠筠又道：“黃花自然可愛，但愛黃花者不特姐姐也。”說畢，竟將黃長春一枝拈去。又對雲娥道：“此花分小妹一玩何如？”雲娥不覺，愛月便道：“綠筠小姐何奪人所好？”綠筠道：“本是愚妹故物，借玩何妨！且聞前年葉舅爺樓下，此黃花已為你姐姐飽玩，今即愚妹一賞，何須月妹喫醋？”雲娥聽了道：“姐妹同心，何分爾我？”綠筠道：“非妹遽分爾我，祇為倘不說明，亦不知此中誰主。”二人坐了半晌，卻言言著刺，惱得雲、月踏煙捉霧，直至午後方別，不題。正是：

五言包得三更早，四句埋將九里山。